



政治解決高棉爭端的探討



羅石圃

「聯合國」大會通過「亞西安」提案——以政治解決高棉爭端，要求外軍全部撤離，俾棉人自行組成獨立、中立政府，河內能否遵行？這固然值得探討；縱使河內能夠撤軍，而高棉抗越陣營五方雜集，互相水火，其獨立政府如何組成？更須深入探討。

一、棉境敵對雙方的情勢剖析

上（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共公然出兵侵略高棉，一鼓攻佔金邊，立即扶植起亨桑林政權，以取代棉共波特政權的統治；繼後勢如破竹，節節攻下全棉各省省城，並未遭遇激烈的戰鬥，即已席捲全棉。無怪武元甲自詡越共軍「戰無不勝」，一般多了解擁有八萬正規軍的棉共，何以面對越共軍入侵，未經一場會戰即拖槍而逃，甘讓大好河山淪入侵略者之手？殊不知棉共用心乃保全實力，俾便以游擊戰打擊敵人，使越共侵棉部隊陷於泥沼之中，終至無法自拔。

棉共武裝部隊乃以游擊戰起家，至一九七五年取得政權後，更由中共派遣軍事顧問團為它編練國防軍。基於作戰目標，當時突擊南越邊區，仍然採用游擊戰術。其部隊編制，為以廿四名官兵編為一組，裝備輕武器，必要時可以集結各組的兵力，相當於一個步兵團，採「敵分我合，敵合我分」戰法；另有砲、工、輕重兵營隨時配合支援，再加上南越各派叛軍的裏應外合，遂造成越共邊防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南越的河仙、朱篤、西寧等城鎮其所以經常遭到棉共突擊隊攻入，便是出於越共軍面對此種游擊戰法無法設防^①。

至河內出動十餘萬大軍攻入高棉，並以重砲及坦克與空軍協同配合，棉共軍面對敵軍所展開的陣地戰，便不敢當其鋒，所以

註① 「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本刊、第十七卷第五期，拙著。

祇有聞風撤退。不過並沒有被越軍殲滅，也沒有被擊潰，而是有部署地分股撤入山區，再以游擊戰與越軍週旋。一九七九年一月至四月中旬，雖是當地適宜於擁有重裝備的越軍從事掃蕩之際，但越軍並沒有達成肅清殘敵的目標。延至雨季過後的一九七九年十月，河內再增兵入棉，使其遠征高棉的總兵力已達廿五萬人。一般預料越共必將趁此旱季，發動一場勢不可當的大戰，俾迫使棉共及所有抗越部隊，都祇有豕突狼奔。

惟截至目前為止，越軍在棉的旱季攻勢，並未掀起一場激烈的大戰，更沒有將戰局擴及泰邊，至於越軍在棉的佔領地區究有多大？據施亞努於一九七九年底在巴黎指出：全棉疆土為越軍所佔據的，約計為五分之三，其餘仍在棉共與其他抗越武裝手中^②，若問棉共仍有多少部隊？分佈在那些地區？依據國際觀察家於一九七九年底的估測，在與泰國巴真府毗連的高棉荳蔻山區，約有二萬人，這是波特政權實力的三分之一強，其餘則分佈在四個區域：一為泰國尖竹政府對面的棉境；二為巴真府東北角的棉邊；其三在高棉東北部；其四在金邊西南隅^③。

棉共的兵力如此分散，是否會影響統一指揮？據前不久由金邊及三角洲等地逃至泰國的難民透露：沿途都有人指引逃亡途徑，使他們可以避過越共軍的盤查。由此可見越軍在高棉所控制的點線，祇限於重要城鎮及公路線，對廣大的鄉村——尤其在山區，則都鞭長莫及，連難民們都可以自由通行，何況擁有武裝的棉共人員，更可互相聯絡，再由棉共政權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所舉行的代表大會來看，據稱各方面均派有代表參加，且曾決定罷黜波特總理職位，交由喬森潘以元首兼任總理^④。以如此具有重大關係的決定，亦必須有各方面的代表出席才能作成，可見棉共的基地雖分五處，彼此仍可往來暢通。

河內遠征高棉的部隊雖已增至二十餘萬人，但在宣稱正展開旱季掃蕩攻勢之際，對棉共軍五方面的聯絡往來，尚且無法阻止；一俟雨季來臨，戰局勢必遷延時日，後勤補給益為困難，自在意料之中。

二、泰國在棉戰的地位與策略

高棉的抗越武裝，除棉共而外，另有「自由高棉」部隊，及前龍諾政府部隊，與擁護施亞努的武裝等，但它們的主要基地，都在毗鄰泰邊的棉境山區。此不但使它們在遭到敵軍凌厲攻擊時，即可退入一山一水之隔的泰境，使敵人無可奈何，且可經由泰

註② 法新社巴黎電，一九七九、十一、廿八。

註③ 「東戰與難民救濟」，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九、十二、六，三版，余陽著。

註④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二、廿一。

邊獲得外援補給，返棉再戰。我們雖不能確信河內對曼谷的抨擊——諸如讓中共及美國假道軍援棉人抗越部隊，及由泰方直接支援棉境叛軍，但有理由相信也有跡象顯示：泰國邊防軍面對反侵略的棉人，不僅不視為讎敵，且頗表同情而視其為抵禦越軍侵泰的界外屏藩，不願嚴密封鎖——其實亦無法封鎖。

泰國的傳統政略，是以外交代替國防；而在戰略方面，又以協助友邦或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為其主要目標。因此，曼谷一直承認棉共政權，並與「亞西安」夥伴國一致支持它保留聯合國的代表席位，竟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贊成通過，這是泰國外交戰的成功。同時，曼谷支持棉共軍及其他抗越武裝抵禦侵略，乃為協助友邦保衛山河，也可以獲得國際間的諒解。雖然曼谷為了避免過於開罪河內政權，並未公開「假道」，藉使高棉抗越軍由泰境取得外援，然而這些棉人部隊的補給來自泰境，則在所難免。

毗鄰高棉的泰邊居民，以棉裔泰人居多。基於民族意識，棉人抗越部隊通過這批界外同胞取得物資，或以貿易方式購買，是泰國邊防軍無法禁止，也不願嚴禁的，從新聞報導中，即可窺見此一邊區在砲火中，照樣是到處都有臨時市場，交易暢旺，此外，棉人抗越部隊亦雜於難民羣中跨入泰境購買所需的物資，更何況商賈為了有利可圖，會不惜冒着砲火深入棉境貿易。另一方面，高棉難民經常是數以萬計的湧入泰邊，其中有從臨時接待站領取國際救濟物資，而又隨時回到高棉者；亦有為了將眷屬遷入安全地帶以減輕後顧之憂，俾便本身回歸戰鬪陣營者。因此，泰國已成為棉人抗越部隊的大後方。

每當越軍對高棉游擊隊展開凌厲攻擊時，後者多會跟隨難民退入泰邊。泰國站在人道立場，對難民自不能不開門接納。凡携有武器者，祇規定繳械後予以收容；傷病者，並可得到醫藥，但在戰火降低後，則聽任他們仍然回棉。至於所繳的武器彈藥是否原件發還？則為外間所不悉。這更說明了泰邊已成為棉人抗越武裝的庇護所。據越共副外長范憲在馬尼拉透露：中共在泰國銀行存有五百萬美元的鉅款，專供高棉叛軍與越軍作戰之用^⑤。施亞努亦在巴黎宣稱：北平對棉人抗越軍的支援，無分立場左右^⑥。河內亦抨擊美國對其棉境敵人補給支援。至於這些接濟如何到達棉軍手中？專款如何支領使用？都必須得到曼谷的協助，情勢已很顯明。

因此，越軍如果要達成肅清高棉叛軍的企圖，便唯有不顧「楚河漢界」，將戰局推進到泰國，然而茲事體大，首先要決定於莫斯科，其次亦須視越共本身有無擴大戰爭及長期作戰的力量？

註⑤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九、十二、廿九，二版。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十二、廿五，二版。

三、蘇俄對越軍在棉作戰的約制

誠然，布里茲涅夫曾經指出過：「越南是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前進基地，非防禦不可」，其後蘇俄讓河內加入東歐「經助會」，並締結「俄越友好條約」，都是爲了共同防禦中共的入侵^⑦。至於先讓河內在永珍樹立其傀儡政權，繼後又支持它出兵侵棉，都可說明蘇俄志在肅清兩國的親「華」勢力，以免河內政權陷於中共及其在印支勢力的四面包圍之中。蓋越共親俄政權倘因中共的壓力而解體，則蘇俄在亞洲即喪失了前進基地。這些都是攻勢的防禦，不能完全視爲克宮有意縱使河內繼續向外擴張侵略。

蘇俄並非沒有赤化整個東南亞的野心，但所採取的爲經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印支三邦變色後，蘇俄所以加緊向「亞西安」各國推售「亞安體系」，便是企圖乘美國勢力撤退及各國當軸無法抵禦北平向此一地區所輸出的戰爭之際，誘使各國予以接受，並且以它爲盟主，實現其所標榜的經由談判解爭端，而不使用兵爭。此不僅可以進一步消除華府的殘餘勢力，且可抑制北平勢力的擴張，並進而由它取代美國地位以建立起東南亞霸權。迨至越共公然出兵侵棉，等於已拆穿了「亞安體系」的西洋鏡，一旦將棉戰延至泰國，無論因此促使美軍捲土重來，或使「東協」轉變爲軍事聯盟，甚至被北平納入反霸統戰陣線，都將是蘇俄的大忌。因此，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九年先後邀請泰、馬領袖訪俄，並面告胡仙翁：表明棉戰斷不致延及泰國，且要求他轉達「東協」諸領導人^⑧，似不能視爲言不由衷。

再從越軍遠征高棉的消耗而言，蘇俄在經濟上的負荷可謂相當沉重。自中共攻越以來，俄援更急劇增加，截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底爲止，莫斯科對河內的援助，約計有二百船的一般物資；一百廿船武器；七十艘油輪的燃料。據估計顯示：單爲供應越共軍在高棉的廿五萬部隊所需，蘇俄每天所花費的，約爲三百卅萬美元，每月即需供應一億美元^⑨，再加上越南從一九七六年開始的五年計劃所需投資，其中除已由蘇俄及東歐國家承擔了四十五億美元外，中共原所承擔的十二億美元既已落空，亦必須由蘇俄填補，可見莫斯科對河內的包袱負荷之沉重，又安能繼續支援越共擴大戰爭？

蘇俄援越的代價，一在取得越南海港——尤其在南越的金蘭灣，以便作爲它太平洋艦隊的基地；一在以印支爲它獨佔的立足點，俾鉗制中共及驅除美國勢力以便它建立東南亞霸權。前一目標已達；後一目標與其指使越軍從高棉攻泰，未免背道而馳，近據曼谷方面所傳：在俄軍忙於控制阿富汗之際，蘇俄已約制越軍將棉西的大攻勢取消^⑩；再證之以目前棉西的戰況，更不難看出此項傳說並非空穴來風。

註⑦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匿名座談會綜合結論，一九七八、九月版。

註⑧ 入法新社吉隆坡電，一九七九、十、六。

註⑨ 「美蘇的高棉冷戰關係」，《中國時報》「新聞透視」專欄，一九七九、十二、十七，胡立豪撰，一版。

註⑩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十二、卅，二版。

四、河內在棉不堪長期勞師遠征

站在河內的立場來看高棉戰局，內外的情勢，也都迫使它不堪長期拖延，更無力向泰國發動戰爭。縱使俄援可以源源而來，但在兵員方面，無論蘇俄與東歐各國，則都愛莫能助。就它原有的六十萬正規軍兵力而言：中共在越邊陳兵廿萬人，越共在越北的對峙兵力亦必須旗鼓相當，在寮國駐軍八萬人，而河內和海防的衛戍部隊，斷不能少於兩個師，此即表明在北越與寮國已拖住了它的總兵力一半。且南越叛亂四起，必須駐有重兵方可維護治安。所餘的卅萬兵力，除使用於高棉的廿五萬人而外，其餘在南越的防軍及作為棉戰預備隊的，便已感調配困難。

河內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間雖已下令總動員，無奈經過卅年長期戰爭後的北越，能再應召入伍的丁男不多，何況尚須維持工農各業生產，所以祇能將征召的重點置於南方，然而南越廣大人民都反對被河內吞併，更不願隨軍遠征高棉。因厭戰而雜入高棉難民羣投奔泰國的越南逃兵，至一九七九年底，便已超過三百人。他們幾乎都是南越丁男，一致表明不願充當砲灰，並指出棉境越軍士氣低落，戰志消沉；且透露在棉越軍之中，南越兵員佔一半以上，都由北越軍官控制，以致官兵之間互相猜忌^①，所以遇有機會，即設法逃亡，如果戰事延至泰境，逃兵必將形成狂瀾之勢。

從越南逃兵口中，也證實了棉共游擊隊士氣高昂，所發動的襲擊，每次都有相當斬獲，所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連越軍的糧食庫，都遭到了游擊隊焚燒^②。因為廣大棉人無不仇視越軍，處處都與游擊隊合作，河內雖大量移民高棉，以便經由他們監視棉人，但其結果，適足以更加激起棉人的同讎敵愾。至于金邊的亨桑林政權，由于處處都須仰承越南顧問的鼻息，以致在該政權供職的棉人紛紛逃離，連亨桑林本人，也感到心灰意冷。河內本擬將其副手兼國防部長的旺沙文扶正，但苦於他出身於「吉蔑越盟」，在北越經過長期參養，向被棉人譏為「半高棉人」。如果由他取代亨桑林，便更不能籠絡高棉人心。

河內發動棉戰之初，原以為可以速戰速決，以破竹之勢將棉共武裝主力擊潰後，即可以由亨桑林政權建立其本身的部隊接防。而且河內認為：波特政權在統治高棉期間的殘酷嗜殺，早已引起了天怒人怨，新政權便很容易爭取到棉人歸順，國際間對殺人如麻的前棉共政府於遭到推翻後，亦勢必迅速捨舊從新，果能如此，河內遠征高棉的部隊，即可大部份撤回，孰料棉共連金邊亦輕於棄守，將實力退入山區；而中共又出兵攻入越北，使越共不得不自棉調兵北上，造成了棉人抗越部隊的坐大；再加上國際

註①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二、十九。

註② 法新社∨泰國亞蘭電，一九七九、十二、十二。

間仍然承認棉共政權，以致棉戰長期延展，而聯合國又通過「亞西安」提案，要求河內自高棉撤軍。這些都是河內始料所不及的。范文同於一九七九年底在巴黎表明：越軍駐留高棉，其所以迄未撤退，乃由於情勢所迫，遂不得不一再延期，一俟棉境叛軍救平，即將撤出棉境^⑬，這便道出了河內的苦衷，至於它在高棉能否達成掃清叛軍的目標？棉西的旱季大攻勢，既由蘇俄的約制而未能實施，其實縱使莫斯科繼續撐腰，如果它不敢將戰局擴及泰國，亦無法將棉人抗越武裝掃穴犁庭。不過泰國一旦遭到了越軍的正式入侵，美國海空軍勢將重入泰國協防，中共為履行援泰的諾言，亦可能再從北面給予「教訓」，這又令河內不敢向泰國軍啓戰端。

誠然，華府為履行東約義務，重來泰國協防，雖不會捲入地面作戰，但以其龐大的海空機動武力東來助戰，乃勢所必然，河內對當年所遭到的美軍海空轟擊，餘悸猶存，又安敢再蹈覆轍？至於中共攻越使它所受的創傷，據黎笋在越共理論期刊「共產」中的一篇文章指出：中越共邊界之戰，其所造成的越南經濟日益惡化，比一般想像更為嚴重。因此，他強調：改善民生為當務之急，加強國防軍事，應退居其次^⑭，這又表明了河內既不敢為了向泰國啓釁而導致中共再攻越北，更不能因為在高棉長期作戰而影響民生。

我們認為河內在高棉已面臨進退兩難的處境，問題在於如何造成高棉東北部——亦即與南越接壤的地域，能够置於它的勢力範圍，所以將高棉爭端付諸政治談判，尋求解決，站在河內的立場與當前處境，亦未始沒有接納的可能。

五、棉人抗越陣營的分歧複雜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為河內一旦允許在棉停戰撤軍，由棉人自行組成新政府恢復獨立，但以高棉各派勢力的複雜紛歧，且互相水火，其新政府又將如何組成？號稱擁有三萬部隊的亨桑林集團，雖被棉人抗越各派視為河內傀儡，與它不共戴天，然而為了換取越軍停火撤退，在談判組成新政府時，似仍不能不給予它相當的地位，因為它是棉人新勢力之一，且已佔領了金邊，更被河內與莫斯科視為代理人，其地位自不容輕估。

至於在抗越陣營之內，又為五方雜集，除棉共政權，據估計尚擁有約五萬餘人的兵力而外，另有「自由高棉」兩派武裝，並都組有政權：一為前龍諾政府的殘部所組成，據曼谷方面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其武裝部隊約有六至八千人，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三

註⑬ 八路透社V巴黎電，一九七九、十二、十八。

註⑭ 「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十二、二，二版。

日，在泰國邊區達布拉鎮對面的棉境，宣佈成立高棉「民族解放政府」，由彭阿查本擔任內閣總理兼內長，以曾任龍諾政府閣揆的英丹爲最高領導人¹⁶；另一支屬於「自由高棉」政府的部隊，自稱擁有六千名戰士，與五萬名支援民衆武裝的組織，由施亞努時代的總理宋雙所領導，早在棉共政權成立時，即已活躍於高棉與泰國毗連的山區，但與另一股擁護施亞努的抗越武裝水火不容¹⁷。

一般都認爲施某曾經在高棉南面爲王，爲了取得實際政權，亦曾不惜拋棄王位，經由大選而擔任過閣揆多年，其後又被尊爲國家元首；雖因允許越共假道南侵，造成高棉引狼入室，使他遭到棉人唾棄而罷黜其元首地位，但在中共支持下，又得到棉共的擁戴而組成流亡政權於北平，故就當前高棉四分五裂的情勢觀察，這位流亡王子，應該是解決棉人內爭的一張王牌。

當金邊即將遭到越軍席捲前夕，中共以專機將施亞努接到北平，顯然是認定他可以再度受到重用。不久，施亞努奉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對高棉問題的辯論，但被拒於門外，以致心灰意冷，表明即將過赴巴黎終老，無意涉足政壇。至鄧小平訪美，與他作了一席長談後，他又欣然回到北平，這表示他已得悉中共即將進兵越北，俾換取河內與北平在高棉與越南相對撤軍，中共和美國都可支持他返回金邊重掌政柄¹⁸。

不料中共攻越之戰虎頭蛇尾，在未達到換取河內自棉撤軍的目標時，即自動在越北撤兵，這對施亞努而言，等於是晴天霹靂。從此，他便由北平轉赴平壤，並痛斥棉共波特政權的暴虐，視之爲不共戴天的最大仇敵，比越共尤有過之，甚至譴責中共繼續支持波特政權的錯誤。同時他致函范文同要求以談判解決越棉爭端，對喬森潘一再邀請他回國領導棉人抗越聯合陣線，亦反唇相譏。不久他又在平壤召集流亡棉人代表舉行會議，決定組織「高棉民族聯盟」政權及抗越武裝；旋即轉往巴黎，從事聯絡高棉流亡人士，並聲言籌款購買武器裝備棉人抗越武裝，以便他回棉親自領導對越作戰¹⁹。

施亞努在巴黎的聲明，是否紙上談兵？其實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高棉境內即已有擁護他的一支棉人抗越部隊出現，據「合衆社」記者於高棉丹甘採訪所作的報導稱：此一擁護部隊，號稱至少有二萬五千人，以棉西北爲根據地，誓言斷不與棉共聯合。在他們的營地上，年輕士兵都穿着嶄新的草綠色軍服，手持美製M一六步鎗，或中共製造的AK四七步鎗。營中並有一名被俘的越共士兵，向記者表明他是在一次夜襲戰役中被俘，其同伴約有五十人被擊斃²⁰，可見這支擁護施亞努的游擊隊裝備頗佳，戰力亦相當堅強。

註⑮ 八時事社V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五。

註⑯ 臺北「聯合報」，一九七九、十、十三，四版。

註⑰ 「越共吞棉對泰國的衝擊」，本刊，十八卷第六期，拙著。

註⑱ 「施亞努的牌章」，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九、十、卅一，廿二版，國文撰。

註⑲ 合衆社V高棉丹甘電，一九七九、十、十二。

六、組成金邊聯合政府的難題

總計高棉抗越武裝，除棉共而外，在抗越而又反共的陣營中，有宋雙所領導的一股；另一股領導人爲英丹，再加上擁施的一支部隊，卽形成了鼎足而三，且此三方面都號稱「自由高棉」的武裝。一旦河內應允撤軍，並以談判討論組成金邊獨立政府，試問五方面各有立場，又如何造成團結而得到協議？其困難並不止於一國三公。

擁有武裝部隊三萬人的亨桑林集團，在越俄撐腰下，不僅在談判時，斷不容遭到摒除，且對它所提出的意見，亦須加以重視，否則必將影響河內撤軍。至於作爲抗越主力的棉共，除擁有五萬餘人的兵力而外，且有北平爲後臺，及仍然得到「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承認而保持代表權，所以在談判時，地位益形重要，其與亨桑林集團的針鋒相對之勢如何協調？便已大有問題，何況另有「自由高棉」三派與親越及抗越棉共兩派的水火，更加形成了彼此互不相容。

棉共政權於一九七九年底改組，罷黜波特國務總理職位，由喬森潘以國家元首兼任總理，同時由其擔任外交事務的副總理英薩利向各派抗越勢力奔走呼籲，要求團結抗越^{②③}，可見波特被黜，係以謀求團結棉人爲前題，尤其在遷就施亞努。然而施則明白指出此乃換湯不換藥，宋雙也有此同樣的聲明。可見棉共雖已由喬森潘出面接掌政權，依然無法拉攏「自由高棉」的三派合作。若問抗越而又反共的「自由高棉」三股勢力，能否由於同一立場而形成合流？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初，發自曼谷的新聞報導指出：自由高棉軍爲了爭奪領導權，兩派之間已發生兵爭，在火併之中，曾有不少棉人捲入戰禍，使兩百餘人喪生，甚至與泰國邊防軍亦發生衝突，使泰軍陣亡三人^{②④}。這便說明了自由高棉游擊隊心目中的敵人，不僅是越軍與棉共，三派之間，亦互相爲敵，在談判時，彼此再使用唇槍舌劍，亦屬必然。可見以談判解決高棉爭端，不單是如何排除越南及其代理人的陰謀侵略問題，而且是如何使棉人的抗越陣營團結一致以恢復獨立主權的問題，甚至後一工作較前者尤其困難。

七、結 論

不過從高遠處着眼，我們不難了解：河內之所以甘冒出兵侵棉的大不韙，主要乃由於棉共政權在中共指使下不斷侵犯越邊，

註②③ 《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十二、十、二版。

註②④ 八時事社V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一、十一。

並與南越叛亂勢力裏應外合，企圖推翻河內親俄政權，俾由越共親「華」派所取代。河內爲保障其本身安全，故不得不以武力吞棉而建立金邊的傀儡政府，莫斯科之所以支援河內在高棉武鬪奪權，則是爲了保衛它所謂的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前哨基地——越南。初不料越軍在棉，迄未能掃清棉共殘餘武力，且因時日遷延，棉人又興起了各派抗越武裝，更使它已陷入泥淖。

河內既不敢將棉戰擴及泰國，便無法對棉人抗越武力掃穴犁庭，泥足亦勢必愈陷愈深而難以自拔，在內外雙重壓力下，祇有不得已而思其次——謀求如何藉暹羅桑林集團作掩護，使它的勢力可以仍然留駐於高棉東北——毗連越南的地區，以便遮斷南越叛亂勢力的外援，及進一步使亨桑林集團勢力壯大，再俟機侵佔全棉。

至於曼谷之所以不惜開罪越俄，在「亞西安」夥伴國及華府的撐持下，甚至在北平的聲援下，對棉人抗越武裝給予便利及直接間接的援助，顯然是慌於河內一旦席捲高棉全境後，泰越之間即沒有緩衝區，泰共必將藉國外的就近支補，使叛亂迅速擴大升高，所以只要毗連泰國邊界的棉西地區能掌握於抗越反共的棉人部隊手中，曼谷及其夥伴國都可接受，從歷史上看：當法國勢力近入印支之前，高棉正陷於內爭，敵對雙方即分別倚靠越泰的支援而從事鬪牆之鬪；至勉強統一後，仍然對此兩鄰邦分別朝貢^②，這或許可供今後解決高棉問題的參考。

政治解決高棉爭端的談判，在高棉內部五分岐情勢下，又如何能够達成組成聯合政府的目標？這也有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達成寮國停火協議的範例。其中規定：以各派武裝的據地爲其防區，就地停火，在永珍組織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以談判解決各派武裝改編爲國防軍的問題^③，誠然，高棉的各派武裝比當年的寮國尤爲複雜，聯合政府的席位更不易分配，但既談政治解決，則捨此模式外，似無他途可循。至於一旦聯合政府組成，施亞努能否像當年的符瑪親王一樣，得以出而主政？他旗下既擁有實力，又得到了棉共的擁戴，故其重作馮婦似亦頗有可能。

我們並不否認，高棉爭端付諸政治解決，目前難免言之過早。但瞻望前途，越俄既無法以軍事消化高棉，便唯有遵循此一途徑暫時休兵，再以和平聯合手段達成高棉的全面「解放」，正由於棉人抗越陣營的紛歧複雜而互不相容，站在越俄的立場，則將認爲這更有利於他進行統戰。值得憂慮的，是泰國一旦讓北平扶植的棉共部隊長駐泰棉邊區，泰共的叛亂在舊主人的支援下，勢必重整旗鼓，這對曼谷等於是引虎拒狼，不知泰國當局將如何預爲籌謀？

註② [東南亞通史]，浩爾(D. G. E. HALL)著，黎東方博士譯，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出版。

註③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第四卷第六期，黎世芬著。